

一曲感人至深、屡遭磨难，但又完全超凡脱俗的生命乐章

父子的世界

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罗伯特·M·皮尔西格 / 著 黄欣 / 译

An Inquiry into Values

ROBERT M. PIRSIG

THE ZEN OF THE ART OF FISHING

父子的世界

ZEN

AND THE ART OF

FISHING WITH A FATHER

THE ZEN OF THE ART OF FISHING

THE ZEN OF THE ART OF FISHING

父子的世界

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罗伯特·M·皮尔西格 / 著
黄欣 / 译

1712.4
1381

ROBERT M. PIRSI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子的世界/[美]皮尔西格(Pierce, R. M.)著,黄欣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10

ISBN 7-5057-1498-8

I. 父… II. ①皮… ②黄… III. 哲学-普及读物 IV
.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307 号

书名	父子的世界
作者	[美]罗伯特·M·皮尔西格 黄欣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美亿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312000 字
版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498-8/B·26
定价	22.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8-1410

父子的世界

——价值观的探讨

这部非凡之作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最奇特、最振奋人心的作品之一，因而备受推崇。

这部以作者思维与旅行为主的自传贯穿了两个主线。

一个是主人公带着他十一岁的儿子，暑假里从他们明尼苏达的家骑摩托车到加利福尼亚旅行。旅途中，主人公奉献给读者一个系列“论坛”，对一些脍炙人口的话题发表议论，“旨在使听众的耳朵和思想都得到文化的熏陶和智慧的启迪，使他们的头脑得到教诲、娱乐和完善。”论坛涉及许多话题：从摩托车的维修保养，到探索生存之道，寻找“什么是最好的”，到创立一个囊括科学、宗教和人文思想的哲学体系。

另一个相辅相成的主线是，作者叙述了主人从凭悼“埋葬着他的过去而被人遗忘的坟墓”，并在那儿遇到一个鬼。这个鬼魂就是他从前的“自我”，一个聪敏过人，渴求知识，爱提问题的人。为追求理想，不堪重负而沦为疯子，被关进精神病院，接受电振疗法致死。现在他又再现。鬼魂名叫菲德洛斯。主人公和儿子重访他们曾住过的地方，每到一处都要遭遇菲德洛斯。

而且，他发现自己和儿子的关系越来越远。儿子也被诊断有早期精神病的征兆。《父子的世界》直接抒发了生活中的混淆和折磨。在主人公充满个性、富有哲理的真实生活写照中，罗伯特·

M·皮尔西格谱写了一部感人至深、屡遭磨难,但完全超凡脱俗的生命乐章。

罗伯特·M·皮尔西格 1928 年生于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化学和哲学(1950 年获学士学位),以及新闻学(1953 年获硕士学位),又去印度的贝内利斯——印度大学研究东方哲学。皮尔西格先生现在与他的妻子及两个儿子住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第一部

1

我没有抬起握着转把的左手，只是扫了一眼手表。时间是早晨八点三十分。时速已达六十英里，可这拂面而来的风仍闷热潮湿。八点三十分就这么热不可耐，真不知下午怎么熬。

热风中有一股路旁沼泽地发出的刺鼻味儿。这一带地处中央平原，有星罗棋布的鸭塘，可供打猎。我们从明尼阿波利斯出发，向西北方向的达科他前进。这是一条二车道旧水泥路，因几年前在它旁边修起了一条四车道公路，这条旧路车辆稀少。我们每驶过一个池塘，便感到一阵沁人心脾的凉气，但一过去，又好似掉进蒸笼里。

我真高兴重游此地。这里的乡村野景其貌不扬，名不见经传，可恰恰因为这才颇具魅力。走在这样的老路上，紧张和疲劳便烟消云散。我们在这条年久失修的水泥路上颠簸前行。两旁的香蒲草，一块块草地，还有塘岸的茅草被甩在身后。池塘在水草丛中时隐时现，如果仔细去瞧，可以看到香蒲草丛中野鸭的身影，还有乌龟……瞧，那儿有一只红翅膀的乌鸦。

我拍一拍克里斯的膝盖，指给他看。

“什么！”他喊道。

“乌鸦！”

他说什么我没听清。“什么？”我冲他喊道。

他抓住我头盔的后部，大声说：“这种鸟我见多啦，爸爸。”

“噢！”我应道。然后我点点头。十一岁的少年，看见红翼乌鸦是不会觉得新奇的。

只有年纪大一点才会。对于我，它能激起我浮想连翩，而他却没有这些记忆。很久以前，寒冷的早晨，沼泽上的茅草已枯黄衰败，香蒲草在西北风中起伏摇荡。那时我们穿着齐腰深的靴子，踩着腐殖泥，也能闻到这股刺鼻味儿。我们走过去占好地盘，等着太阳升起和狩猎期开禁。还有那些寒冬，泥塘一片冰封死寂，我拨开枯死的香蒲草，走在冰雪覆盖的塘面上，抬头看灰蒙蒙的天。除了枯死的茅草和刺骨的寒气，别无他物。那时已见不着乌鸦的影子了。但现在是七月天，它们又飞了回来。万物葱茏，生机盎然。泥塘里到处是鸣虫飞鸟的嗡嗡嘤嘤，唧唧咕咕，咽咽啾啾。成千上万种生物在这里和谐与共，繁衍不息。

骑摩托车旅行度假，看到的景物与其它方式旅行截然不同。如果开车，你总是被局限在车厢里；而且，由于你已习以为常，因此没有意识到通过汽车的车窗看景物，与看电视没什么两样。你是一个被动的观众，画面在你身旁的画框中移动，乏味之极。

骑在摩托车上，画框没有了，你完全与四周融为一体，你身处美景之中，不再只是观赏。这种身临其境之感真是妙不可言。那水泥路在你脚下五英寸的地方飕飕而过，却是真真切切，虽然与步行时走的路一样，可是此刻却模糊不清，你无法看个清楚明白。然而，你可以随时随地放下脚踩到它。整件事，整个体验，你都感同身受。

我和克里斯，还有骑在前面的两位朋友，打算去蒙大拿州，也许还要往西走。我们特意没把计划订死，更多地是为旅行而旅行，不是为奔某个目标。我们这是在度假。我们专拣辅助公路走，县级柏油路是首选，其次是州级公路，高速路最次。我们希望度过美好时光，此刻我们更看重“美好”，而非“时光”，当你把重点

这么变换一下时，对旅行的态度也就全变了。弯弯绕绕的山路以分秒而论确实很长，但骑在摩托车上，只要侧倾着身体转个弯就行，比坐在汽车里左右晃动要惬意得多。车辆稀少的道路感觉更好，也更安全；没有零售摊和广告牌，只有几乎碰到你肩膀的小树林，草地，果园，草坪的道路则更加理想。孩子们对你行注目礼，向你招手致意；大人们站在门廊上看着过路人是谁。当你停车问路时，答案往往比你想听的要长，不是寥寥数语打发你。人们会打听你从哪儿来，出门多长时间了。

{ 还是在数年前，我和妻子，还有朋友，初次尝试走这些小路。有时我们想换换花样，有时想抄近路拐到另一条大路上，就常常走这种路。每回都因风景旖旎，心情怡然，离开时倍觉轻松愉快。我们这样走了好多次，才幡然醒悟到一个本来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这些路的确不同于主要公路，因为道路两旁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节奏和性情。他们既不上别处去，也不急于向人献殷勤，他们只知道本乡本土，此时此刻发生的事。只有另一些人，几年前搬进城里的那些人以及他们迷失的后代，偏偏忘记了这个道理。我们这番发现堪称大彻大悟。

我曾困惑，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们才领悟到这个道理，它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却视而不见，或者更恰如其分地说，是被训练得不去正眼瞧它。也许我们被连哄带骗，终于以为只有大都市才有惊人之举，这里不过是单调乏味的穷乡僻壤。这事真叫人捉摸不透。真理来敲门，你却说：“走开，我正在寻找真理。”于是，真理就走了。真是怪事。}

但是，自从我们领悟出其中道理后，不用说，周末，傍晚，假日，这条条道路上便总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已变成地地道道的辅助公路上的摩托车族，而且，还发现，脚下的路在延伸，学到的东西也见长。

比如说，我们学会了如何在地图上找到理想的路线。如果线条迂回曲折，那就合适，因为这意味着有山。如果线条似乎是连接小镇与城市之间的交通要道，那就不合适。最佳路线总是始于无名之地，终于乌有之乡，独辟蹊径能使你更快到那儿。如果你出了大城镇，朝东北方向走，出城后一定走不了多远的直路。开始向北拐，再向东拐，又向北拐，不出多久，你就会走在一条只有当地人才熟悉的辅助公路上。

最重要的是引速路。既然这些路仅当地人走，他们眼熟能详，如果岔道上没有指路牌，谁也不会抱怨，所以，这些路多半是没有路标的。即使有，也通常是一小块牌子，在野草丛中藏头藏尾，毫不引人注目。县级公路上同一路标绝不会出现两次。如果你没看见草丛中的那块牌子，那是你的问题，与他们不相干。再者，你会发现公路图上县级公路十有八九不准确。而且，时不时你的“县级公路”会把你引到两道车辙辗出的小路上，然后是一道车辙，再走便是草原，你就得停车，要不然，它会把你带到某个农场主家的后院。

因此，我们的旅行路线多半时候是靠臆测，或从掌握的线索中推断而来的。我口袋里总装着罗盘，阴天没有太阳指方向时便派上用场。还有一张地图，安放在油箱顶上一个特制的支架上，这样我可以随时查看距离前一个岔路口的里程数，知道该到什么地方了。有了这些工具，外加一份没有压力，漫无目标的心境，旅途便会一帆风顺，走遍全美国也不成问题。

劳动节（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注）和悼亡节（每年五月的最末一个星期一——译者注）的周末，我们在此路上行驶数英里也遇不到一辆汽车。可横穿联邦公路时，看见摩肩接踵的汽车排成了长蛇阵，直到天边。车内人人愁眉苦脸，后座上孩子哭哭啼啼。我真希望，要是有什么方式可以点拨点拨他们就好

啦，但他们面色愠怒，似乎在匆匆赶路，而且没有……

这片沼泽地我不知看过多少回，但回回都有新意。说它仁慈就错了，还不如说它残酷而麻木不仁。正是如此。但任何不成熟的观念都说明不了它的本质。喏！一大群红翼乌鸦忽啦啦飞上香蒲草丛中的巢穴，显然是被轰隆的摩托车声惊动了。我又拍了拍克里斯的膝盖……蓦地想起他以前看过这些鸟。

“干嘛？”他大声问。

“没什么。”

“嗯，什么呀？”

“只是看看你在不在那儿，”我喊道。接着便住了口。

骑在摩托车上很难交谈，除非你喜欢扯着嗓子叫喊。但你可以耳闻目见，多思多想；你可以玩味各种景致和声响，感觉天气的变化，咀嚼记忆中的往事；可以琢磨摩托车的维修保养，还有这任你驰骋的乡村。在悠闲自得中，详细地思考事物的来龙去脉，没有匆忙感，也没有浪费时间的遗憾。

我很想利用未来的这段时间说一说心里话。平时，我们多半是来去匆匆，难得有机会聊一聊。结果是日渐一日的肤浅和千篇一律。若干年后，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些年怎么转瞬即逝，不复再来的时光令人扼腕长叹。既然我们现在有时间，又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就要利用这个时间，比较深入地谈一些显得很要紧的事。

〔我想采取“论坛”（这是我能想到的惟一称谓）的方式，类似过去巡回流动的“帐篷文化队”，其足迹踏遍全美国，我是指我们现在脚下的美国；其节目就是历史上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话题。旨在使听众的耳朵和思想获得文化熏陶和启迪，使他们的头脑得到教诲、娱乐和完善。这种教育方式后来被快节奏的无线电、电影和电视挤到角落，被人遗忘了。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未必全是进

步。也许由于这些变化，国民的意识得以流得更快更宽，然而，却变肤浅了。老河道已显得狭窄，为了寻求新河道，河岸似乎正遭受着日趋严重的浩劫和破坏。在这个“论坛”中，我不想去开发新河道，只求清理疏浚那些被过时发毒的思想和过度重复的陈词滥调淤塞的河道。“什么是新的？”这是个永恒的问题，有趣且意味深远。但如果一味追求新颖，这个问题只能引发一长串无穷尽的琐碎和时髦玩艺儿，即未来的淤泥。因此，我想探讨的是“什么是最好的？”一个向深处挖掘，而非拓宽河道，其答案往往能把淤泥冲刷带走的问题。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时期，这些时期的思想河道因挖得太深，不能带来任何变化，也不能引发任何新奇之事，“最好的”只是一种教条。但现在的情况不同。现在，我们共同意识之流似乎正在湮没其河岸，失去其主航线和目标，从而使低洼盆地洪水泛滥，高地孤立隔绝，除了毫无意义地满足其自身内部的能耗外，没有特定的目标。因此，“疏浚河道”的工作似乎刻不容缓。}

走在我们前面的约翰·苏特兰和他的妻子西尔维娅，已把摩托车停在路旁的一个野餐点。该活动活动胳膊腿了。我把车停在他们的车旁。这时，西尔维娅脱去头盔，抖散长发，约翰支起他的宝马座骑，没有人说话。我们结伴旅行多次，只需瞥一眼，我们就能知道彼此的心情。此刻，我们只是保持沉默，环顾四周。

时间尚早，野餐点的长椅都空着。整个地方惟有我们。约翰穿过草丛，到水泵那儿抽水喝。克里斯爬过一个草坡，朝树林那头的小溪走去。我则打量着四周。

不一会儿，西尔维娅在长木椅上坐下，伸直双腿，目光平视，然后慢慢地做踢腿运动。如果她长时间沉默不语，表明她心情郁闷，于是我问她怎么啦。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都是因为那辆从对面开过来的汽车”，她说。“起初，你看见一张悲惨的脸，接下来又是一张，第三张，第四张全都一样的凄楚。”

“他们是赶着上班嘛。”

她的感觉很对，不过，那也没什么不对头的。“啊，你想，去上班”，我重复说，“周一一大早，半睡半醒，谁会一路笑着去上班呢？”

“我是说他们看上去漠然，”她说，“好像他们都是死人，像送葬队伍。”她把双脚都放下，不再做踢腿运动。

我知道她话里的意思，但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为了活着，你就得工作，他们也是在为五斗米折腰。“我刚才注意到沼泽地了，”我说。

过了片刻，她抬起头问：“你看见什么啦？”

“一大群红翼乌鸦。我们经过时，它们突然腾空而起。”

“噢。”

“我很高兴又看见它们。它们能把思想串起来，你明白吗？”

她想了想，然后笑了。她身后有一片黛绿的树林。是她能听懂一种与你所说的话毫无不相干的独特语言。真是个好姑娘。

“对，”她说，“它们很漂亮。”

“多看看这些鸟。”我说。

“好吧。”

约翰回转来。他检查摩托车的速度转把，又紧了紧绳子，然后，打开鞍座袋翻找起来。他拿出几样东西放在地上。“如果你需要绳子，尽管开口，”他说，“天啊，我看我这里多了好多绳子。”

“现在还不要。”我答道。

“要火柴吗？”他边翻边问，“防晒霜，梳子，鞋带……鞋带？我们要鞋带干什么？”

“我们别提鞋带了。”西尔维娅说。他们面无表情地四目相对，然后，又一齐看着我。

“鞋带随时可能会断。”我一本正经地说。他们笑一笑，但没有看着对方。

不久，克里斯回来，我们该走了。克里斯爬上后座准备走时，他们已发动起来，西尔维娅挥挥手。我们又上了公路，我看见他们俩与我们拉开了距离。

我想在这次旅行中开设系列“论坛”，正是从这二人身上获得的灵感。尽管我说不太明白，但是，也许与他二人身上隐藏的某种不和谐有关系。

我认为，无论谁的婚姻，都常出现不和谐。但他们俩似乎更具悲剧色彩。至少我看是这样。

并非俩人的性格冲突，而是别的什么，无论责怪哪一方都不对，但俩人又都没法解决，我不敢肯定我能找到解决方法，只有一些想法而已。

这些想法从一个人该花多少气力来养护他自己的摩托车开始谈起。我和约翰之间似乎就这个不太重要的事情略有分歧。对于我，利用买车时配给的一小套工具和说明书，自己动手调试检修，既自然又正常。约翰则不同。他宁肯请娴熟的修理工来照看车上的每个部件，以便使它们接部就班，各司其职。我们俩的观点都很常见，不足为怪。要不是我们如此频繁地结伴旅行，坐在乡村的路边餐馆喝啤酒，想到哪儿便聊到哪儿，这个小分歧绝不会显山露水。我们闲聊的话题通常是前一次闲聊后的半小时或四十五分钟里想到的东西。每当说起道路、天气、人或往事，或报纸上的新闻时，谈话总是自然而然地进行得很愉快。但每当我想到并提起摩托车的性能时，便无人搭腔，谈不下去，出现冷场和暂停。

这就好比两个老朋友，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新教徒，坐在一起喝着啤酒，享受人生，不知怎么，突然说起计划生育，俩人便僵住了。

当然，发现这样的事就好比发现自己补过的牙丢了牙冠。你放心不下这颗牙。你会用舌头试探它，舔它，顶它，惦记着它，不是因为这好玩，而是因为它困扰着你，搅得你不得安宁。我越是和他提起摩托车的养护这个话题，并试图说服他，他越是心烦。当然，这样一来我越是想试探并说服他。不是有意去激怒他，而是因为这种心烦似乎是内心深处的某种思想，某种超越于表象之下，不能一目了然的东西的征兆。

谈起计划生育而出现僵持，其原因不是因为有多生或少生几个孩子的问题上相持不下。这只是表面现象。而深层含义是信念的冲突，是相信经验主义的社会计划，还是忠实于天主教义揭示的上帝之权威。你可以证明计划生育如何如何实用，直到你自己也叫腻了自己的说教，收效依然甚微，因为对方从不相信具有社会实用性的东西，本质上就是好的，对于他，“好”有其它来源，与社会实用性相比，他一样看重，或更加看重这些来源。

约翰正是这样的人。我竭力向他鼓吹自己养护摩托车的实用价值，直到我口干舌燥，他还是铁胡桃——油盐不进。我刚刚就这个话题说两句话，他的目光就变得空空洞洞。他要么掉转话题，要么眼看别处。他不想叫我提这件事。

西尔维娅对这件事的态度绝对是夫唱妇随，事实上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尚能体谅他人时她会说：“这根本是两码事。”如果心情不好，会毫不客气地说：“别说了。”他们不想了解，也不想听人说，是什么东西使我如此喜欢，而使他从前如此痛恨这修理活儿，我越是搜尽枯肠去想这个问题，越是捉摸不透。原本是很细小的意见分歧，要刨根问底找原因，似乎越挖越深。

是他们俩无能吗？可以立即否定。他们俩都聪慧有加，俩人无论谁，只要愿意动点脑筋，花点气力，一个半小时就能学会检修摩托车。这样，既可省钱，又免得担惊受怕，避免延误。他们这份付出将带来无穷回报。他们心里明白。也许不明白。我拿不准。我从不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听凭自然吧。

但我记得有一回，在明尼苏达的萨维奇一个酒吧外。天气热得要命，我们已经在酒吧坐了近一个小时，我才刚刚感到有点精神。出来时，摩托车晒得滚烫，叫人几乎无法坐上去。我已把车发动，准备上路。可约翰还在踩着脚蹬，怎么也发动不起来。我闻到一股强烈的汽油味，就像在炼油厂附近似的。我告诉他有汽油味，以为这足以使他明白：他的发动机溢满了汽油。

“是，我也闻到了。”他边说边踩。踩了又踩，甚至跳起来踩，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最后，他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再也踩不动了。我实在忍不住，建议他拔下火花塞，等它们晾干，把汽缸也通通风，我们再喝杯啤酒去。

噢，我的天啊，不！他可不想去碰那些家伙。

“什么家伙？”

“噢，就是把工具，还有那些家伙都拿出来。它没有理由不起动嘛。这是一辆崭新的车，而且我完全是按说明做的。你看，阻风门完全封闭，和说明书里说的一样。”

“阻风门完全封闭？”

“说明书里是这么说的。”

“那是指冷却状态下！”

“是啊，我们在酒吧至少坐了半小时吧。”他说。

我真有点震惊。“今天可是个大热天哪，约翰。即使是大冷天，也不会这么快就冷却下来。”

他挠挠头。“是吗？说明书上为什么不明说呢？”他打开阻风

门，试踩两下，车子发动了。“我猜得没错，”他快活地说。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那附近。他的车子又发动不起来，这一次我打定主意一言不发。我妻子劝我过去帮帮他。我摇摇头对她说：除非他自己真觉得需要帮助，否则他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我们走到荫凉地方等着。

我察觉他踩油门对西尔维娅的态度过分礼貌，这表明他心中盛怒。而她则像“啦啦队”在一旁看着他。如果他开口问我哪怕只一个问题，我会毫不犹豫地帮他诊断故障所在，但他不愿问。大约过了十五分钟，他终于把车发动起来。

后来，我们在明内通卡湖边喝啤酒时，众人都七嘴八舌，惟独他默默不语。我看得出他心中烦闷不解。过了好久，他大概想解开心中的疙瘩，终于开口说：“你们知道……摩托车总像那样发动不起来的时候，我真是……怒火中烧。我只想和它较劲儿。”说完，心情似乎轻松了些，又补充说，“他们就剩这一辆没卖出去，知道吗？这个不中用的家伙。他们正不知怎么打发它，是送回工厂去，还是拆了卖零件，或想其它办法……就在这关键时刻，他们看见我来了，口袋里装着一千八百块。他们眼前一亮，知道问题解决了。”

我用动听的语气，再次对他婉言相劝。我说自己学会检修吧。他耐着性子听。有几次他确实耐着性子。但像以往一样，总是半途而废。他起身到吧台去为我们每个人再要一份饮料，这个话题就此收住。

他不是顽冥不化，也不是心胸狭窄之人，不懒也不蠢。但一下子也解释不清。因此，只好听之任之，就好像是一个谜，一次又一次去寻找那个不知在何处的答案，实在没有意义。

我突然想到，也许是我太过分了。但这一点也被排除。大多数骑摩托车旅行的人都懂得如何检修他们的车。有汽车的人通常